

你会是最好的君王

天下大局已定，但，宸冬麾下的部队是北乾的精锐，当年他们就是凭借着这支铁军，血洗了大半南胥江山，此时也并非没有翻盘的可能。

我们又回到了林北的寺庙之中，夏挽坐镇后方，而何素龙将领兵打响第一战。

「这是我凭记忆画的枏城平日的布防图，这里，是炮台，这里设有暗哨。」作战的前夜，我在那座浮屠塔上，为他们讲解枏城的地形和布防，猝不及防，一声冷笑响起，我抬起头，发现何素龙轻蔑的看着我。

我一皱眉，道：「将军，您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我不知道这布防图有何意义？」

郑龙在一旁喜气洋洋道：「虽说这战时布防和平时不同了，但有总比没有好，将军在西边战场有所不知，这一路靠着夫人告诉咱们的东西，省了不少麻烦呢！」

周围一阵附和声。

何素龙像所有长者一样宽厚的笑笑，道：「布防图当然有用，只是，若这布防图是相反的呢？」他指了指地图上其中一点：

「夫人说这里不设军队，可是我的人探回来，说这里有重兵埋伏。」

我冷笑道：「将军，他们战时自然会改变布防，更何况……」

何素龙提高了声音：「更何况，他们知道，曾一手缔造了枏城的羲皇后，在我们这里。」

一直默不作声贺兰猛然抬起头，众人哗然，私语声四起。

「夫人真的是羲皇后！那个挑得父子相残的羲皇后！」

「听说原本是宸冬的妾侍，后来又去辅佐了北王！」

「现在又做了咱们的夫人，天啊！这是狐狸精转世吧！」

何素龙不会毫无准备发难，我不动声色的侧过头，看向了塔底，那里聚集了无数人，夏挽在一边握住了我的手。

关于我的来历早有传言，我未隐瞒过任何，可是被这样堂而皇之的公之于众，是第一次。

我问：「你在暗示，我曾经是北乾皇后，如今会拿假的布防图来骗你们？」

「不敢，毕竟前北王丹蚩都是您杀的，只是好好的，您为什么杀北王呢？」年老的狐狸，终于露出他的尖锐牙齿：「北乾传言，是为了大皇子宸冬，能顺利上位！」

众人都惶然又兴奋起来，没有人对宫廷艳史不感兴趣。

「我们天尊的夫人同北王有染，这当然不可能，可是……」他步步紧逼，高声道：「您敢对着天地祖先发誓吗？您和北王宸冬，素无私情！」

塔下的众人，和塔下的将领目光一致的投向我与夏挽，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能看见了黑暗中，雪亮的刀刃。

我刚要开口，夏挽便站起来，他比何素龙高一点，微微低头俯视着他，道：「既然你提到了先祖，为什么不告知众人，她是什么人呢？」

何素龙显然没有预料到，愣了，而贺兰的脸色，已经变得比纸还要白。

夏挽走到栏杆边，喧嚣声慢慢安静了。

「当日南胥宁烈太子，一己之力，拒北乾大军于百里之外，壮烈殉国，太子妃追随而去，他们留下一对子女，兄为先皇静宇皇帝，女为南胥长公主羲河公主，尔等身为南胥旧臣，连自己的主子都忘了吗！」

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愣了。

随后，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惶然的跪下来。贺兰闭了闭眼睛，也跪了下去。

何素龙没有跪，他昂然立在众人之中：「未嫁公主，身属皇家，而羲河公主早已失身于北乾！失节失身之人，有何颜面以

南胥后裔自居！」

失身于北乾。

失身于北乾。

我只觉得身上不着片缕，就那么站在那里，凛冽的北风猎猎作响着，就像回到我生命中，最冷的那个冬天。

「你他娘的放屁！公主就是公主！」郑龙第一个骂出声来，其他南胥旧臣也眼睛通红。

「这话本座讲经时便说过一次，如今，本座再说一次」纷乱喧嚣声中，夏挽俯视着众人，提高了声音道：「南胥女子为何不得守节，而羲河，为何成了北乾皇后，是因为本应庇护她们的男儿，败了，本应挡在百姓之前的将军，降了。厌憎你们的母亲姐妹妻女失节之前，不妨问问自己！保家卫国这四个字，你们做到了吗！」

他很少以本座自居，那一刻他不再是人间的帝王，而是自九天而来的神祇。

所有人都跪了下来，包括何素龙，他的白发在微微颤抖，我从未见过他那样狼狈可怜的模样。

夏挽看着他，最终，没有把那句最为尖锐的话说出口，他只说：「羲河没有错，努力活下去的人，没有错。」

「天降神尊！以济苍生！」一开始只有零星的人喊出来，最后声量越来越大，他们喊得是元初教当初的檄文：「报仇雪耻！

岂待异时！千秋功德！争在顷刻！」

有些东西是天赋，比如，蛊惑人心。

何素龙原本的想法，大概在众人面前揭露我的所谓真实面目，用民意来逼夏挽舍弃我，又或者，他知道夏挽不会舍弃我，他就是要重创夏挽的威望——你们眼中至高无上的天尊，其实就是个沉迷女色的昏君。

但是他忘了，这些士兵大多数都信仰元初教，从识字开始，夏挽的思想就深深镌刻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脑海，没人比他更懂如何利用他们的情绪，他们憎恶我，但是他们身后，都有在战乱时所谓「失节」的姊妹妻女，以及，此时能够站在这里的所有人，都是十年前未曾殉国的「失节者」，夏挽将我和他们放在了一起，他们讨伐我，就是讨伐自己。

众人的呼喊声中，夏挽拉住我的手，对将领们说：「羲河在北乾，庇护一方百姓，她对得起任何人，至于所谓的男女纠葛，你们只需要记住，如今她是我的女人，不得妄议。」

何素龙突然提高声音：「既然如此，臣，无法出征。」

这是他第一次，自称为臣，而不是师父。

「你就算想去，我也不会让你去」夏挽环视了一下众人，道：「枘城一役，本座亲征！谁愿做先锋！」

话音未落，郑龙便站了出来，高声道：「臣等愿为主公夫人出征。」

「肃林将军整肃部队！明日出征！」

贺兰知言失魂落魄的跪在另一边，郑龙拉着他磕头回礼

「臣等必不辱使命！」

我随着夏挽走出去，下塔的路很黑，而我的脚已经麻了，走的很慢。他便俯身把我背在背上，慢慢的走着。

他的声音没了刚才的洪亮，又是温软的，轻声道：「对不起，羲河，阵前斩大将是兵家大忌，但我早晚会为你杀了他，别急，好吗。」

我根本没有在想这些事，只是颤抖道：「可如今我坐实了羲河公主的身份，他将你的身份公之于众该如何？」

「那便承认我是丹蚩的儿子。」

我打了他一下，道：「你疯了，那谁还会追随你。」

「你啊」

塔底的光隐约透过来，他把我放下，看着我说：「我只要你就够了。」

我神色复杂的仰头看着他，他一怔，便要低头吻我，我避开了。

「我想问你……你刚才说的话，是真心话，还是为了收买人心？」

「哪句话？」

「女子失节那一段，你说努力活下去，不是罪。」

「真的这么想，自古女子无权军政，可是国败了，却要为此殉葬，这没有道理……」

我踮起脚，吻上他的嘴唇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后抱住我的腰热烈的回吻我。

那是我第二次主动吻他，在黑暗的甬道里，我们接了很久的吻，最终我推开他时，已经泪流满面。

我替天下女子，不，替天下人谢谢你。

我仰头看着他，千言万语，只颤抖着说了一句：「夏挽，你会是最好的君王。」

他凝视了我片刻，然后慢慢遮住我的眼睛，低声道：「别这么看着我，羲河，我怕我忍不住。」

我们最终走出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欢呼着天尊的名号，他又变成了高高在上、清冷又圣洁的神祇，只是始终握紧了我手。

有什么东西，从此不一样了。

第二天破晓，我们便出征了。

初冬清晨，寒光笼罩着战士们的铠甲，夏挽骑着马在前面督阵，而我坐在后面的马车上，默默瞧着这浩浩汤汤的士兵，这

是断鳌立极的一战，因着夏挽亲征，所有人都士气大振，但我隐隐有种预感，胜利不会来的那么容易。

这时候，我的轿帘被掀开，是贺兰知言，他被一个小兵扶着，面色苍白，想是病了，见了我转头就走，小兵赶紧跟我叠声道歉：「小的该死，贺兰大人病了，没法骑马，我们就想着找个马车，不想冒犯了夫人。」

「等等」我掀开轿帘，朝贺兰的背影说：「就这辆马车最闲，这当口还讲究什么，上来吧。」

「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！」

贺兰还想走，被小兵强扶上车，他大概是真有什么病，虚弱极了，靠在马车壁上闭目不言。

我们一路无话，我终于开口打破了沉默，道：「大敌当前，贺兰大人要保重身体才是。」

「谢公主，此乃旧疾，不碍事。」

「是真的旧疾复发？还是因为昨日何素龙闹那一场？」

贺兰连嘴唇都发着白，却突然淡淡的一笑，道：「公主可知，耸峙城为何降了？」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提起了这件事，便摇了摇头。

「城中被围困，粮食有限，鲸吞为了能让士兵们保持士气，强征了百姓的粮食建了粮库，每日由官府发放粮食，主公派鼠千

岁潜入城中，把粮库烧了，全城上下没了粮食，鲸吞仍硬撑着等援军，满城饿殍，百姓终于忍不住的时候，鼠千岁告诉他们，鲸吞的兵还能顿顿吃得饱，不信，便去看」

一阵寒意顺着脊背袭来，我道：「别，别说了……」

贺兰继续道：「他们太饿了，夜半破开军营大门时，发现大锅里是肉，鲸吞煮了自己姬妾，给士兵们吃，下一步，大概就是百姓了。」

我一阵恶心，几乎要呕吐出声。

「所以他们杀了鲸吞，是北乾人，杀了北乾人。好计，兵不血刃，还博了贤名。」贺兰叹息道。

一时间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仿佛连呼吸都凝滞了。

许久，我艰难的开口道：「你觉得这条计策太过阴毒？」

「战争中岂有不阴毒的计策。只是你还没发现吗。」贺兰淡淡的说：「他不是南胥人。」

我没有回答。

「他尚小的时候，我教他读经史子集，圣人之学，他学什么都很快，对于民生和仁政，有超乎寻常的见解，凡史书上贤明君王所具备美德他都有，我当时想所谓血统又能怎么样呢？他会是南人最好的王。」贺兰苦笑了一声：「现在想来，那些都是假的，他是个北人，骨子里的，改变不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贺兰没有回答我，他脸色灰败的靠在车壁上，喃喃道：「这些年，所有人都想利用他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何素龙想要洗刷耻辱，秦柳元和鼠千岁想复仇，郑龙想要成开国名将，而我想要光复南胥，我们都自以为掌握了他，可是现在想来，从他六岁开始，我们都在他掌心里……」

这时候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狼嚎，一共三声，两长一短。

是北乾军队进攻的暗号。

我心神一动，只来得及喊一声：「有埋伏！」一支箭就嗖的一声射在窗边，而两侧山崖之中，埋伏的北乾士兵势如破竹的涌下来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在距离柵城还有十几里的山路上，宸冬安排了埋伏，我们的行军队伍很长，被突袭的北乾兵截成了三段，分头厮杀，彼此无法救援，我恰好在偏后方的位置，一个北乾士兵将双刀插进了守卫的太阳穴，便要掀开轿帘，而我躲在马车旁，一剑刺穿了他的背心。

「逃！」

脑中千回百转，我迅速斩断了缰绳上了马，贺兰在一旁哆嗦道：「公主，我们待在这儿，守卫会保护我们。」

「你不走我走！」

夏军和北军厮杀成一片，而我纵马跑入林间，夏挽在最前面，我在林间走可以绕开战场，与他汇合。

突然，身后传来声音：「夫人！夫人！」

是一个夏军的士兵。

我高高挥起马鞭抽下去，骏马嘶鸣，疯狂向前奔跑起来。

而对方一箭射过来，中了马腿，那匹马猛然倒在了地上，我也滚落在地上，我连头都不敢回，踉跄着向前逃去。

他们攻击那辆平平无奇的马车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有内鬼，并且，他们想杀的人是我。

我的腿伤了，根本跑不快，那士兵追了上来，一剑朝我刺过来。

我勉强躲了几招，还是被一剑刺穿了我的肩胛，我用手艰难的握住剑锋，厉声喝：「天尊震怒！你的何将军会保你吗！」

「我只听何将军的命令。」

他面无表情的抽出剑，十指连心，我手掌几乎断掉，果然是何素龙，为了杀我，他居然和北乾人串通……

那剑凌然下劈，却没有落下，是贺兰！他死死的抱着那士兵，对我吼着：「公主！快走！快走！」

他还是跟了过来！

我刚想逃，只见那士兵一剑贯穿了贺兰的腹部，然后拔出来，又是一剑，三番四次，血流成河，贺兰双目通红，将双唇咬破，却始终不曾松手。

我猛地从地上扬起一把土兜头朝那士兵扬去，他眯了眼睛，趁他被掣肘，我猛地抓住他的手腕，一气呵成的将剑横划他的脖颈。

血喷溅了我一头一脸，那个士兵死了。

我虚脱了坐在地上，去看贺兰知言，他整个人都如同泡在血海里，不住抽搐着，我颤抖着想为他止血，可是堵不住，怎么都堵不住。

「贺兰知言！你不是要杀我吗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啊！这是在做什么！」我绝望的要哭出来，而他翕动着嘴唇，似乎唤着什么，我俯身将耳朵放在他唇边，才听见他在说：「南胥，南胥。」

「好，我带你回南胥，我这就带你回南胥。」

他目光涣散着，声音时断时续：「公主，你应臣两件事……其一，把我葬在南望山上……那里，贺兰山庄。」

贺兰山庄早在十年前，就在一场大火里焚尽了，连同贺兰家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人命。

「好。」

「还有，无论如何，不要让人知道夏挽的来历……我妹妹……清清白白，不要让世人……看轻了她。」

我的眼泪含在眼眶里，我咬着牙，不让它落下来，道：「我知道，贺兰知秋是最好的皇后，贺兰家，满门忠烈。」

他眼睛突然有了神采，他笑了，一如当年宫宴初见的少年郎。

我知，他并没有在看我，他看得是他魂牵梦绕，却再也无法归来的南胥。

他的冰凉的手，握住了我的手，而我俯下身，用尽了整个南胥的力量，紧紧的拥抱了他。

我抱着他的尸骸哭了很久，直到夜幕低垂，才踉跄着背着尸首，往外走去。

这是人迹罕见的深林，一定会出没很多毒蛇猛兽，我不能在这里过夜。我得去找夏挽，也许，他已经派人来找我了。

那时候，我不知道夏挽的确派人第一时间去确认我的安危，归来的将领告诉他，夫人一切安好，如今在后方，由专人保护。队伍太长了，军情十分紧急，夏挽下令，继续前行。

而我跌跌撞撞的走在森林里，夜，越来越黑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在树丛中响起，不知是鹿，还是狼……

放下贺兰知言，我会走得快些，但我没有办法骗自己，我一旦将他放下，他一定会被野兽啃噬的连骨头渣都不剩，可我答应了，要带他回南胥。

我走过那条很长、很黑的夜路，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，思考该如何应对何素龙，可是我太累，也太困了，眼前不停的出现重影，正当我准备找个地方歇息一下的时候，突然，不远处的树林里，传来了人声。

我第一反应是，夏挽的人来了！可是骨子里的警觉，让我先找了个地方藏起来，那些人影，由远及近。

「真他妈得晦气！那些南奴反应太快了。」

「不快能怎么样！他们人那么多，要我说，上头压根就没想着让咱们活着回去！」

「闭嘴！你活得不耐烦了吗！」

是北军！

是五个北人！他们持着火折子，由远及近，那一点微弱的光映亮了为首的那个人，我发现，我居然识得他！他是柵城常备军的一个小将领，叫宁蓝，宫中有大型宴会时，曾让他带兵维持秩序。

如果不认得我的，我大可以扯谎圆过去，但他不行，我们打过不止一次照面。

他们走得很慢，我拼命的屏住呼吸，这时候，脚腕传来突如其来的剧痛！

是蛇，颜色极鲜艳，死死咬住我的脚腕，我甚至能感觉到冰冷的毒液，迅速麻痹我的全身。

我捂着嘴，浑身发抖，几乎要把嘴唇咬出血来。

「什么声音？」

「大概是风吹动了树叶吧，快走！别让那群南奴看到！」

火光慢慢远离，我终于得以甩开那条蛇，我低头查看伤口时，突然，头顶传来了响动。

那五个北人，正在我面前似笑非笑的看着我。

人在极度恐惧时，是说不出话来的，我看着他们，只觉得汗水从背后缓慢的蜿蜒而下。

「我就说有人！果然……」

宁蓝把我粗鲁的扯出来，刚想说什么，却突然愣了，道：「你是，皇后娘娘？」

所有人在弄明白我是谁之后，都兴奋的欢呼起来：「狼首佛庇护！这下我们要立大功了！」

「杀了她？还是带活的回去！」

在他们兴奋的聒噪中，我一个一个的看过去，他们都很年轻，最大的也不过十九岁，并不是宸冬手底下那些身经百战的精兵——那些人如今应该在死守都城。

「免得节外生枝，杀了她，带她的头回去给陛下吧。」一个少年兴奋道，宁蓝点点头，拔出来手中的刀。

刀光映亮了我的脸，我仰起头，努力让自己微笑起来：「你叫宁蓝，你可认得莞中？」

「你怎么会知道我名字？」

「我当然记得，当日先皇寿宴，你在外围护卫，很好，我还赏了你银钱，对吗？」

他便呆了片刻。

他的同伴急道：「老大，你和她说什么话！你忘了，她会妖法！」

我提高了声音，道：「莞中是我宫中护卫队的将领，如今他在夏军中，任镖旗将军。」

「你同我们说这些做什么！」

「夏军较于北军有十倍之多，枹城必败，你们想必也是猜到的，你们还这么年轻，没有必要为它殉葬，如果你们不杀我，我会报答你们，你们也知道……知道我是夏军首领夫人，我会给你们高官厚禄……」

一个少年厉声打断我：「放屁！陛下一定会把南奴打走的！宁蓝，你说是不是！」

宁蓝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少年急了，推了他一把道：「你聋了，还是信了那妖女的话？」

宁蓝小声对他说：「可是我听我爹说，……陛下有头疼的宿疾，他，他活不过三十岁。」

他这样小的年纪就成了小将领，必是贵族后代。

我急忙道：「你们放了我，只不过是少了个邀功的机会，你们想，若北王赢了，他们论功行赏，也是死守枰城那些人，又会分给你们什么？可是若是输了，你们该怎么办？你们的家人，又该怎么办？可现在机会就来了，我会让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富贵。」

「呸！南奴得了天下，还能有我们北人好日子过！」

「也不一定的，听说前几日他们优待投降的北人，都没有用炮轰耸峙城……」

「她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怎么会给我们富贵！」

「可她是妖女啊，她总有办法的。」

少年们乱成了一团，我一边紧紧的盯着他们，一边握紧了自己的脚腕，不让蛇毒扩散——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只觉得半边身子都没了知觉。

他们最终选择了投票。

宁蓝投了生，他的追随者也跟着投了，另外两个激进的少年，投了死，最后一个少年，啜嚅着看着我，半晌，才道：「我家是种田的，皇后娘娘推行南边的种子，，我家才能交上税赋……所以，皇后娘娘应该活着。」

我瘫软在地上，他们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会，走了。

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林间，我迅速选择了一条岔路，制造了逃走的痕迹，然后背着贺兰知言走上了另外一条路。

他们随时会改变主意，我必须要迅速离开这里。

可是蛇毒逐渐发着热，我只觉得浑身马上就要瘫软了，我活够了，可是，可是我还没有将贺兰知言葬在南胥，还有夏挽，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

踉踉跄跄中，我终于晕倒在了一个小溪边，我仰着头，苍穹之上的星星旋转着掉落下来，落在我身边。

「羲河，羲河……」

我听见了夏挽在叫我，他仍是初见的模样，穿着僧袍，眼眸如琥珀色的湖泊。于是我想，这真是一个好美的梦，怀揣着这样的梦死去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。

只是来生，早点找到我。

还有，别唤我作姑姑了。

「主公，此时战况危机，万万不可动摇军心啊！」

「此时一退，必兵败千里，北王宸冬会将我们身后的百姓屠杀殆尽，天尊三思啊！」

我是被炮火吵醒的，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身处于层叠的帐幔之中，隔着屏风，有人在说着话，我想起身去看，却发现自己浑身虚软，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

我咬破舌尖，让自己保持清醒，然后用尽全力的往外走去。

夏挽坐在主位，他身前跪了一排将领，都在涕泪交横的叩首。而他面沉如水，道：「你们在闹什么，一切作战计划会都如常进行，我带羲河走，不会影响到任何。」

走？

最前面是一名老将，已经涕泪交横，不住的叩首道：「天尊，冥莢蛇毒，入体便无药可解，您就算此时带夫人去寻医问药……」

夏挽啪摔碎了茶碗，顿时，所有人噤若寒蝉。

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优雅，道：「我不妨把话同诸位说得再清楚点，没有羲河这天下根本就同我毫无干系。别说是影响战局，就算与天争命，我也要救她。」

他的声音很轻，却仿佛暗藏着癫狂的烈焰：「挡我者，有一个我便杀一个」

而我扶在屏风边，终于能发出声音：「夏挽…」

「羲河！你醒了！」

他一跃而起，一把抱住我，我才发现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像是几夜没睡的样子。

我有气无力道：「你在说什么糊涂话，如今既然已经开战了，你要临阵离开，让将士们怎么想？你置我们……我们身后的黎民百姓于何地。」

「好，羲河，你别乱动，我带你回去。」他匆匆交代了一句，便打横抱起我回到了屋内的帐幔之中。

仅仅就是几句话，我已经虚弱的没有一点气力，夏挽坐在我床边，正把药吹凉了喂给我。

「怎么，回事？」

他叹口气，给我看他手腕上红痕，道：「你还记得新婚之夜我同你说的话吗，我对自己下过血咒，若有一日我离你超过百日，便会万毒攻心而死……那天进入枿城之前，血咒在疼，我意识到你可能出事了，便去找你，一直找到了第二天凌晨，才找到，对不起，羲河，我太蠢了。我竟然没有料到…」

「然后发生了什么…」

「我找了这所民宅安置，为你解毒，可这时候北兵打了过来，你足足昏迷了五日，这仗，也打了五日。」

「粮草…」

「粮草足够，只是药快没了…」他声音有些不易察觉的颤抖：「但不用害怕，我带你走，去找最好的大夫。」

我艰难的摇摇头，道：「不行，无论怎么样，你也不能，不能抛下你的臣属和士兵……」

突然，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，我一把抓紧了夏挽的手，道：「贺兰知言呢？」

「他的尸体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还在原地吧。」他说，把药喂给我：「会有些苦，慢慢喝」

我看着他，难以置信道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夏挽愣了一下，觉察出了我的神色不对，立刻道：「现在我马上派人带他回来，你现在不能动怒。」

「我生气……我生不生气重要吗？贺兰知言死了，他是你亲舅舅，他抚养你长大！你跟我说你不知道了，为什么会不知道？」

我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几乎能听见我胸腔里尖锐的杂音，夏挽连忙给我顺气，在那种几欲昏厥的窒息之中，我想起贺兰知言对我说的话：

「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北人。」

我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只剩下一口气，我的气色一定已经难看到了可怕的地步，不然夏挽也不会露出那样惶恐神色，他小心的抱着我，就如同抱着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
「羲河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当时见你中毒。便什么都忘了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不要生气好不好。」他突然想起了什

么，就像一个急于讨好大人的孩子：「我立刻杀了何素龙你会高兴点吗？」

我闭了闭眼，伸手去搭自己的脉，果然，六脉弦驰，心气已衰，已是濒死之状，那蛇毒竟然厉害到这个地步，怪不得他如此慌乱。

「我没力气生气，只是……」

你为什么会这么冷漠？

我终于明白了贺兰的绝望。

他当时说要杀何素龙时，我只觉得那是君王的理性，可是我现在才意识到，他根本没有权衡任何，何素龙的命对他来说不重要，仅此而已。

贺兰也同样，尽管他们倾尽所有的教授他，抚育他长大，辅佐他走到今天。可是他对他们没有丝毫的情感，所以他才会对贺兰的死如此漠然，才会对何素龙想杀就杀。

更遑论其他人，恐怕天下所有人在他眼里，都是棋子。

一个君王是不能太多情的，可是无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天下百姓又曾在他心上？这就是贺兰的绝望，这样的他，真的能做一个仁君吗？他甚至缺乏作为人的情感。

我茫然的看着他，他仍在说着什么，努力讨好着我，可是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我想，那么我呢，一个谁都不爱的人，对我的感情又是真的吗？

一个声音说，羲河，你如今还有什么可图谋的，他为你做的这些，你看不到吗？连你都怀疑他，他就太可怜了。

可是又有一个声音说，可是，他也曾在何素龙面前满眼的孺慕之情，也曾在贺兰面前扮演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君子，你怎么知道，对你，就是真的呢？

「羲河，你不要哭。」

夏挽手忙脚乱的为我擦泪，几乎颤抖着说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」

「夏挽。」

我打断他，用尽了最后一点气力，一字一顿的说：「我吃了多少苦，你是知道的，不管我是死是活，你也要打下柵城，听到了吗？」

他一把抱住了我，滚烫的眼泪，一滴一滴的落在我脖颈，我听见他说：「你会好好活着，我会打下柵城，也会治好你，我要羲河长命百岁，平安喜乐。」

他怔了。

「记住，夏挽，以后不要对一件事情钟情过甚，要心怀天下。」我轻轻按着他的胸口：「要做个好君主，要爱你的子民。知道吗？」

他想说什么，还是没有说出口，只是说：「下雪了，我们回屋里去吧。」

「你答应我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小时候任性，祖父和哥哥到最后无论如何都会如我意，我便养成这样乖僻的习惯，一直同命运任性了这些年。

可是有些东西，任凭你如何任性，如何不肯屈服，也会朝他既定的轨迹走下去。

夏挽给我吃的都是些吊着精神的名药，然而治标不治本，我能感觉到毒素在缓慢的侵蚀我的身体，每次闭上眼睛，我都害怕，再也无法醒来了。

我不甘心。

我还没有看到，我亲手抚养长大的孩子，将侵略者赶出南胥的土地，还没有看到天下平定，海晏河清，就要死在这黎明前的长夜里，我不甘心。

我早该死去，但，不该是这时。

那是我人生最后、也最漫长的一场战争，夏挽日日把我带在身边，我强撑着精神，听着夏军和北军瞬息万变的战局，时间拖得太久，北军的援军已经到了，夏军的人数优势正在消失，而夏军包括何素龙在内的所有候补兵力尽数到齐，但是早已士气疲软，如果两日内无法攻入城中，怕是撑不住下一波反攻了。

而我，我也在同死亡作战，我大口大口的喝着药，握紧夏挽的手，不肯让自己有丝毫的懈怠，之前为了以防事端，我很少在

军事将领前说话，可是现在早就顾不得了，我事无巨细的讲给他们枘城的一切，地形、建筑、可以诱降的将领，只是讲着讲着，就会昏厥过去，醒来时，夏挽紧紧的握着我的手，他的手很冰，却死死拉着我，不肯放我奔赴幽冥。

那是夏军第五次进攻的前一天，天色阴沉，如一只诡秘的眼睛。

我们住的民宅中，有一处温泉，我泡在里面，会觉得身体舒服一些，我趴在石头上，艰难的讲述着那些南胥遗失的礼制，以及我这些年在北乾未曾完成的民生政策，一个小丫鬟在旁边记着，我讲着讲着，就睡着了。

我做了梦。

梦里是小时候在宫里，我送给一个玻璃球给小小的夏挽，他很喜欢，接过来便很近的看着，琥珀色眼睛那么透亮。

「姑姑——你看这里面！」

我接过去，发现里面有一个宫殿，那不正是南胥的宫殿吗！宫殿门口，还有知秋，她同哥哥站在一起，朝我招手：「羲河——」他们身后是祖父，以及一对看不清面貌男女，他们都是那么温柔，温柔的叫我：「羲河……」

啪嗒。

我手一松，那玻璃球便掉在了地上，顺着青石板路一路滚落，我急得提着裙子追过去，一直追啊追啊，却发现，青石板路被

鲜血染红了，玻璃球停在一个人的脚下，被捡了起来，我抬起头，便看见了宸冬，他冷冷的注视着我，手上的刀尚滴着血。他身后，是北乾浩瀚的冰雪。

于是，我便哭了出来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